日本訪書志

論語集解十卷古鈔卷子改摺本分爲四冊

卷末有觀應元年五月二十二日非夫人之爲書而誰爲書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本住院權律師豪俊書然則是亦僧徒所爲其引柳下惠云云未知其解上論二冊爲一手所書墨法濃古下論二冊又爲一手所書用墨稍淡其自學而至雍也注皆全載姓名句末亦多虚字然自中人以上章以下亦僅載其姓逑而以下則多削其名句末虚字亦多刪削亦有全載姓名者

第三冊先進顏淵兩篇全載姓名亦有數章刪名者子路憲問以下至末則全刪其名此書不見於森立之訪古志余初得小島尚質校本於里仁後跋云弘化三年丙午暮春從卷子改帖本朱校同異於正平本上層此本上二帖紙墨最古洵爲六百七年外古鈔而下二帖襯應元年權律師豪俊所鈔補也又於雍也篇後跋云卷首至此體式一同斯本實爲六朝舊本轉傳之眞而述而以下蓋據宋時改竄本補鈔者固

不可就彼本以改此正平善本也又於冉子退朝章馬融注匡字作匩因以爲是豪俊補寫時据宋代刊本之證又云若据彼改此六朝舊本則不能免取開元改字之本以駁漢時博士之譏也今得此原本細覈之迺知尙賢所云述而以下據宋本補寫之說爲謬而所云據宋本以改此六朝本者爲得其實蓋自述而以下雖多削其名而與學而一冊同出一手一時所書毫無疑義況亦有全載姓名者先進以下則多不

戴注者之名而亦未全行删除其注末虛字雖
皆準宋本而注中實與宋本多異迺知此書四
冊雖出兩人手而實爲一時所鈔其自述而以
下有削名者則以當時習見宋本皆無名故鈔
手隨意省之其有仍全書姓名者則其删略不
盡者也至退朝章注中匡作匡此亦因當時宋
本書流傳彼國最多觸目皆是故鈔胥輩亦信
筆效之卽如楓山庫所藏古卷子左傳確爲六
朝本之遺而所書桓字亦多作桓蓋緣彼本亦

鈔於宋末故有此弊也不特此也余所見日本當宋時所鈔彼國古文書及佛經凡匡桓字皆多作匡桓又如慶長活本七經實不盡據宋本而所用活字皆缺桓匡貞等筆此足見習慣不察矣

[illegible]

監本論語集解二卷 宋刊本

宋槧本以學而至鄉黨爲上卷先進至堯曰爲下卷（分卷最謬當是訪賈所爲）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論語卷上次行頂格題學而第一（凡十六章下引陸氏釋文集解音義云云）每半板十行行十八字注二十四字全附陸氏釋音序後有劉氏天香書院之記八字木戳又有魯國城里圖一葉接于序後書中宋諱弁缺筆（徵貞愼讓桓恒完玄匡）唯敬字不缺又蓋有不知而作章注末引朱氏曰識音志則知此本刊

於集註既行後也今按其與注疏本尤異者若不患人之不己知章有注曰徒患己之無能知與皇疏本十卷注疏本合一貫章有注曰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其唯人乎與岳本合見余蕭客經解鉤沈託孤章有注曰重稱君子者乃可名為君子也與十卷注疏本合此并足訂近本之脫其他經文尤異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作民曰敢問死無曰字與集注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無之字窺見室家之好窺作闚出納之吝納作內注文之尤要者其

爲人也章孔子作孔子曰吾十有五章有所成
也也作立子游問孝章豕畜之畜作交或謂孔
子章與爲政同與上有郎字禘自既灌章列尊
卑列作別里仁章里者人之所居仁作人公冶
長章縲攣也攣作繫令尹子文章注姓鬭名穀
穀作穀子在陳章狂簡者無簡字雍也章孔曰
以其能簡無孔曰二字子謂仲弓章騂赤也也
作色季氏使閔子騫章託使者託作語我辭焉
作辭說賢哉回也章簞食下有瓢飲二字孟子

反章前日啟啟作弇此恐誤如有搏旋章皆恕己
恕作如默識章無是行於我我上有人字用行
章孔子言子作曰文莫章凡言文作言凡曾子
有疾章不敢欺詐作誕如有周公章周公者無
者字才難章人才難得人作大麻覓章下拜然
後成禮後下有升字畏匡章末喪此文此作斯
彌高章有所厚所作次反爲章反魯下疊字在
川章言凡往也者無也字唐棣章而不自見者
自作得同也非助章無發起無下有所字厚葬

章割止作制止長府章因舊事則可也無也字
善人章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奥室入上有能字
司馬牛章孔子行仁難子作曰棘子成章與犬
羊別下有者字年饑章孔曰孰誰也無孔曰二
字辨惑章孔曰作包曰子張問士章其志慮志
作念會友章友相切磋友作有仲弓問政章人
將自舉其所知舉下有之各舉三字多學章而
一知之作一以知之三年之喪章子生於歲於
作未待孔子章聖道難成成作行歸女樂章廢

朝禮三日無三日二字荷篠章不分植五穀植作殖大師摯章居其河內其作於大德章小德則不能踰法無澤字堯曰章殷豕尙白豕作家凡此者雖不免小有譌誤而其佳者或與釋文合或與皇疏本合皆證據鑿鑿優於明刊注疏本其他字句異同不甚關出入者别詳札記按集解經注本明代無重刊宋本者自集註盛行之後學者束諸高閣故有明一代唯存永懷堂一本然是從注疏本割取非重刻宋本也國朝唯惠定宇及見相臺岳氏本至阮氏作校勘記

時並岳本不見此本爲自來箸錄家所不及卽日本亦罕知之者唯吉漢宦近聞寓筆載其所見永正年古鈔論語有清原明經宣賢父子跋其中依唐本補入二處卽忠恕章及託孤章與此本合而吉漢宦亦不能指其據何宋本此本書估從西京搜出前後無倭訓至爲難得余以重價得之至其雕鏤之精紙墨之雅則有目共賞洵爲希世之珍也

又按重言重意相傳爲宋人所爲吉漢宦則云

輯自唐人未詳所出附記於此

又按十行本以下論語注疏不附釋音此本獨載之往往與宋本音義合且有足訂其誤者亦一善也余攜此書歸時海鹽查君翼甫不惜重金力求余不之與章君碩卿酷愛之余與約能重刻餉世則可碩卿謂然乃跋而歸之後章君罷官以抵關君季華夙債關君攜之都中又轉售于李君木齋

論語集解十卷 日本正平刊本

此本卷末跋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案正平甲辰為日本後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當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也市野光彥云道祐居士足利義氏之四子幼喪父與其母居于堺浦遂薙染為僧更名道祐據所云重新鏤梓則猶有原本可知驗其格式字體實出於古卷馳絕不與宋槧相涉其文字較之羣書治要唐石經頗有異同閒有與漢石經史漢說文所引合又多與陸氏釋文

所稱一本合彼邦學者皆指爲六朝之遺並非唐初諸儒定本其語信不爲誣案日本國史云應神天皇十六年百濟博士王仁齎論語十卷皇太子就而受之日本之有經典自是始即晉武帝太康六年也顧前代市舶罕載其流傳中土者唯錢遵王述古堂一通因得自朝鮮遂誤認爲朝鮮刊本蓋彼時未知正平爲日本年號也況其所得亦是影鈔逸人貫重鐫本並非原槧爾後展轉傳錄不無奪漏故陳仲魚阮文達諸人所校出者十不三四近世張金吾吳兔牀輩始知此爲出

自日本然又不知幾經鈔胥愈失其眞而此閒所存舊本亦復落落如晨星又有無跋本界闌字形全同此本蓋後人剷去跋文其實同出一版也文化閒江戶市野光彥以此本翻雕惜梓人未良失原本古健之致又印行不多板亦旋燬今星使黎公訪得原刊本上木一點一畫模範逼眞非顯有訛誤不敢校改原集解單行之本宋人皆著于錄有明一代唯閩監毛之注疏合刊本別無重翻集解宋本者永懷堂所刊亦從閩本出非別有所承之經注本也故我朝唯惠定宇得

見相臺岳氏刊本至阮文達校注疏時並岳本不得見焉余得南宋刊本纂圖互注集解頗足訂注疏本之脫誤然亦不載諸家之名余以爲此不足深惜也觀邢氏疏集解序之語序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邢疏云注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則知其所見唯存姓削名之本此本不知始於何時大抵長興刊布之本案魏王肅傳注周生烈爲複姓今但稱周曰其不學可知及朱子作集注沿其例並盡削所引諸家之名遂致明道伊川不分不悟何氏原本皆全載姓名唯包氏不名以何氏諱咸故望文曲解何殊郢書燕說乎及南宋朱子作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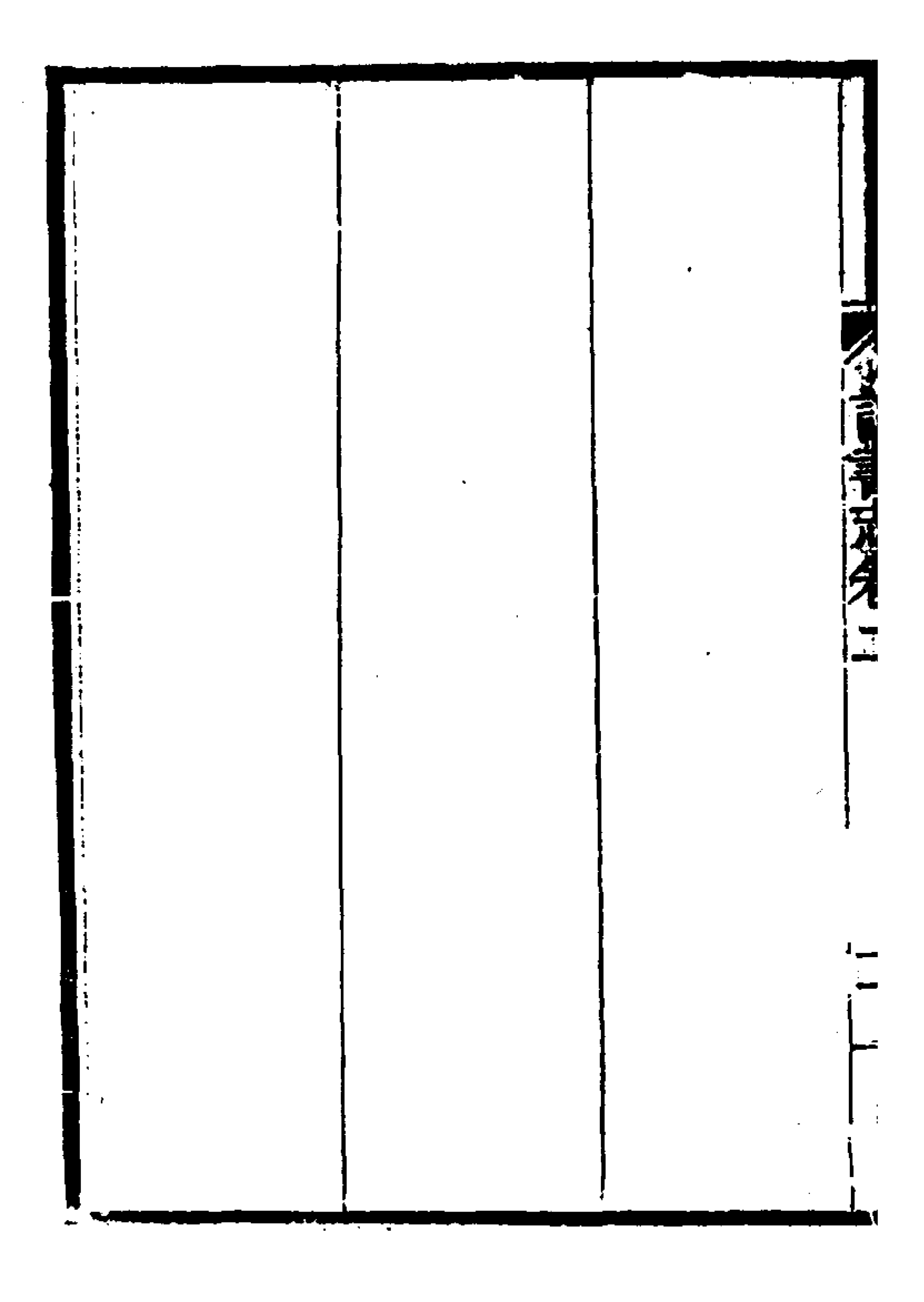
亦僅引孟蜀石經及福州寫本論者頗惜其隘
於旁徵不知其互勘無從也良由長興版本既
行朱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雖
有舛誤無由參校此晁公武所由致嘅者夫邢
氏所據既如彼朱子所見又如此今之慭遺倘
不足以證開成石經何論陸氏釋文以上則讀
此本者直當置身於隋唐之閒與顏師古孔沖
遠一輩人論議可也雖然流俗相習因仍已久
自非眾證鑿鑿何能以海外孤本服窮經者之

心猶幸此邦故家之所藏弆名山之所沈霾往往有別本爲好事者物色以出其閒牘文壞字得失參池固非鴻都石渠難盡依據要其根源皆在邢氏見本以前好學深思之士或以徵舊聞或以解疑滯拾其一字莫非瓌寶以余披訪所及得目覩者亦二十餘通較之相臺之著沿革數猶過之岳氏參校諸本凡廿三通不可謂非千載一遇也乃彙集諸本較其異同別詳札記使天下學者讀此一本並得兼采日本諸古鈔之長又使知彼

此錯互之中有源流變遷之漸而此本之可憑

邪本之妄刪昭若日月或亦通經學古者所不

嗤乎光緒壬午十月二十八日記



論語注疏十卷 元槧本

首行頂格題論語序次行低一格題翰林侍讀學士朝議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校定三行頂格題序解本書題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一行頂格題學而第一旁注凡十六章下題何晏集解再下題邢昺疏每半板十三行行二十三四字不等注疏並雙行行三十二字注緊接正文不別題注字正義則以疏字隔之分爲十卷尙仍單疏之舊宋志論語正義十卷

十行本以下並二十卷是合注疏者分之第四卷第八卷後有木記云平陽府梁宅刊第五卷第九卷有木記大元元貞丙申刊第十卷題尭都梁宅刊首尾有養安院藏書印記按今世所傳論語注疏以十行本爲最古如序解疏中少府朱畸十行以下皆同據漢書藝文志釋文序錄並作宋畸此本正作宋畸若無此本則宋朱二字竟不能定爲誰誤又不逆詐章古之狂也蕩章及叔孫武叔毀仲尼章疏文十行有空缺閩監同毛本以意補

此本獨全又十行本以下疏中訛字凡浦鏜及阮校疑誤者此本皆不誤是此本雖刊於元代其根源於單疏本决非從十行本出其注文亦多與宋刊纂圖本合遠勝十行本至其雕刻之精儼然北宋體格亦絕非十行本所及考元金之世平陽立經籍所故一時書坊印板麕集於此今傳世者唯政和證類本草是平陽張存惠所刊然已經明成化閒重雕已非平陽原本唯此本尚是原刻初印無一葉損失豈非瓌寶也

哉

又森立之訪古志載楓山官庫藏北宋本論語注疏然彼爲二十卷知非此本向謂合疏於注始於南宋有黃唐禮記疏一跋爲據則森氏之說似誤然森氏精鑒必不妄語今觀此書字體方正又參差無橫格所見元刋本無似此者或此爲翻北宋本因疑論語在當時傳習者多故合注疏爲最先也

附各本空缺疏文

不逆詐章　言先覺人者是寧能爲賢乎言非賢也所是下十字各本皆缺不信之人爲人億度逆知反怨恨人之人下十字各本空缺

古之矜也廉章　謂曠蕩無所依據古之矜也廉者謂有廉隅今之矜也忿戾者此二十四字十行本空闕二十九字閩監亦然毛本臆補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則如日月下四字作貞明麗天　其何傷於日月乎言下作人毀仲尼猶毀日月　日月下作雖欲絕　其何能傷之

乎下作猶欲絕毀仲尼　仲尼亦不下作亦不能傷其賢也此數處十行闕監並空闕毛本臆補唯貞明麗天四字仍空闕

中庸輯略二卷 朝鮮刊本

宋石憝編朱子刪定此書 四庫著錄者名輯略明嘉靖中呂信卿刊本首有乾道癸巳朱子序此本脫朱子原序末有嘉靖二十五年朝鮮金光轍跋跋中亦稱輯略蓋以近用互稱也按朱子中庸序稱以輯略或問附章句後則此書與中庸章句合爲一書逮章句孤行而此書晦雖明人嘗刻之而今又晦時藝興經學廢名爲尊朱而朱子手定之書且在若存若亡之間可

慨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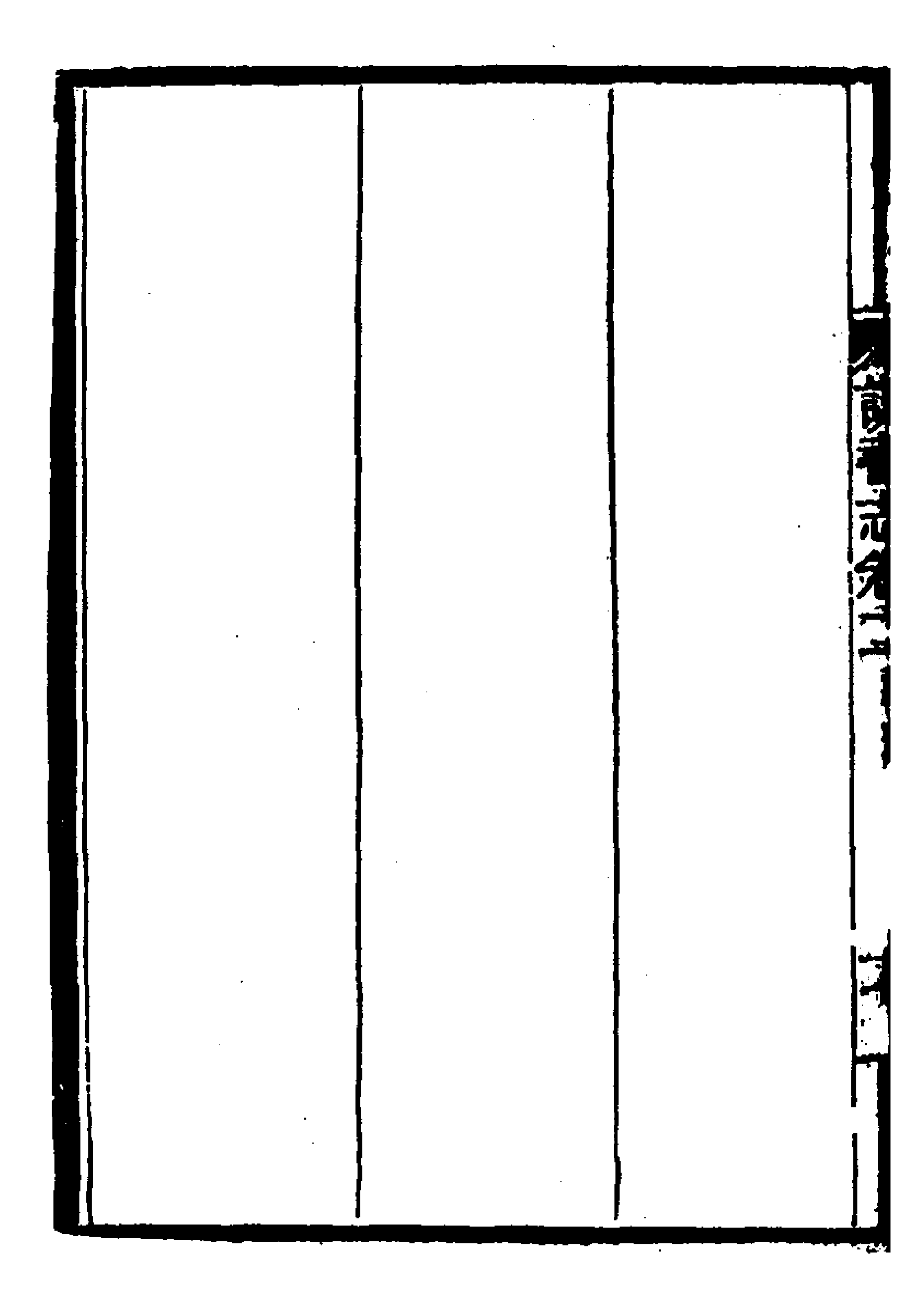
中庸章句一卷 不記刊行年月

板心有倭板四書山崎嘉點八字此四書中之一種也山崎氏爲此間宋學名儒其所據當是宋槧精本末有朱子跋一篇爲諸本所無亟錄於左

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所嘗言者以明之也 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其實一也 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

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也十二章明道之體用下章庸言庸行夫婦所知所能也君子之道鬼神之德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則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矣道之爲用其費如此然其體之微妙則非知道者孰能窺之此所以明費而隱之意也第二十章據家語本一時之言今諸家分爲五六者非是然家語之文語勢未終疑亦脫博學之以下今通補爲一章二十一章以下至於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復推說互相發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二十一章總言天道人道之別二十二章言天道二十三章言人道二十四章又言天道二十五章又言人道二十六章又言天道二十七章又言人道二十八二十九章承上章爲下居上而言亦人道三十章復言天道三十一三十二章承上章小德大德而言亦天道

道卒章反言下學之始以示入德之方而遂極言其所至具性命道教費隱誠明之妙以終一篇之意自人而入於天也熹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巳意分其章句如此竊惟是書子程子以爲孔門傳授心法且謂善讀者得之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是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又聞之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私識之以待誦習而玩心焉新安朱熹謹書



唐元宗開元注孝經一卷享祿卷子本寬政十二年標刊已刊入古逸叢書中

按唐會要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云云是注凡再修此本爲開元十年初注本前有元行沖序末有跋文數條書寫人自記稱享祿辛卯菘務堯空寬政十二年源弘賢以此本標刻書法亦神似明皇御書想原本必仿效明皇手蹟故此尙有典型也元行沖序後緊題孝經二字空一格題御注下行題開宗明義章第一係

以卷子本改爲摺本每行十五字三才章額上
題疏中廣要道章額上題疏下知元疏分上中
下三卷與唐志合
按此書與石臺重注本頗有更改固不可以此
本校重注本然亦有足證重注本之異同者如
諸侯章注恆須戒慎正德本作恆須戒懼疏標
起止亦作戒懼阮校以爲誤此本作恆慎戒懼
慎爲須字之誤至戒懼分承上戰兢二項玩注
文自見懼字必非慎誤此石臺本之不可從者

卿大夫章注懈惰也此作惰與天聖本正德本合士章此作士人章與古文孝經別本合孝治章注臨撫其人岳本改撫作於此作臨莅可知岳本之作於因形近而誤紀孝行章注擗踴哭泣此本踴作踊與天聖本合五刑章君者臣所稟命也天聖正德本所作之此本作君者臣之所稟教命也然則重注本當是臣之所稟命也各脫一字耳豈唯不孝此作皆爲與疏合廣至德章注家到戸至正義云此依鄭注阮校文選

注引鄭注家作門此仍作門則知作家者石臺所改恐非明皇原本應感章光于四海注于作於石臺天聖岳本皆同與經不相應此注作充于四海乃知以充釋光故改于作於石臺等本注中之光當爲充誤是皆足以訂證石臺諸本異同之迹至此本亦閒有脫誤則由鈔寫筆誤不足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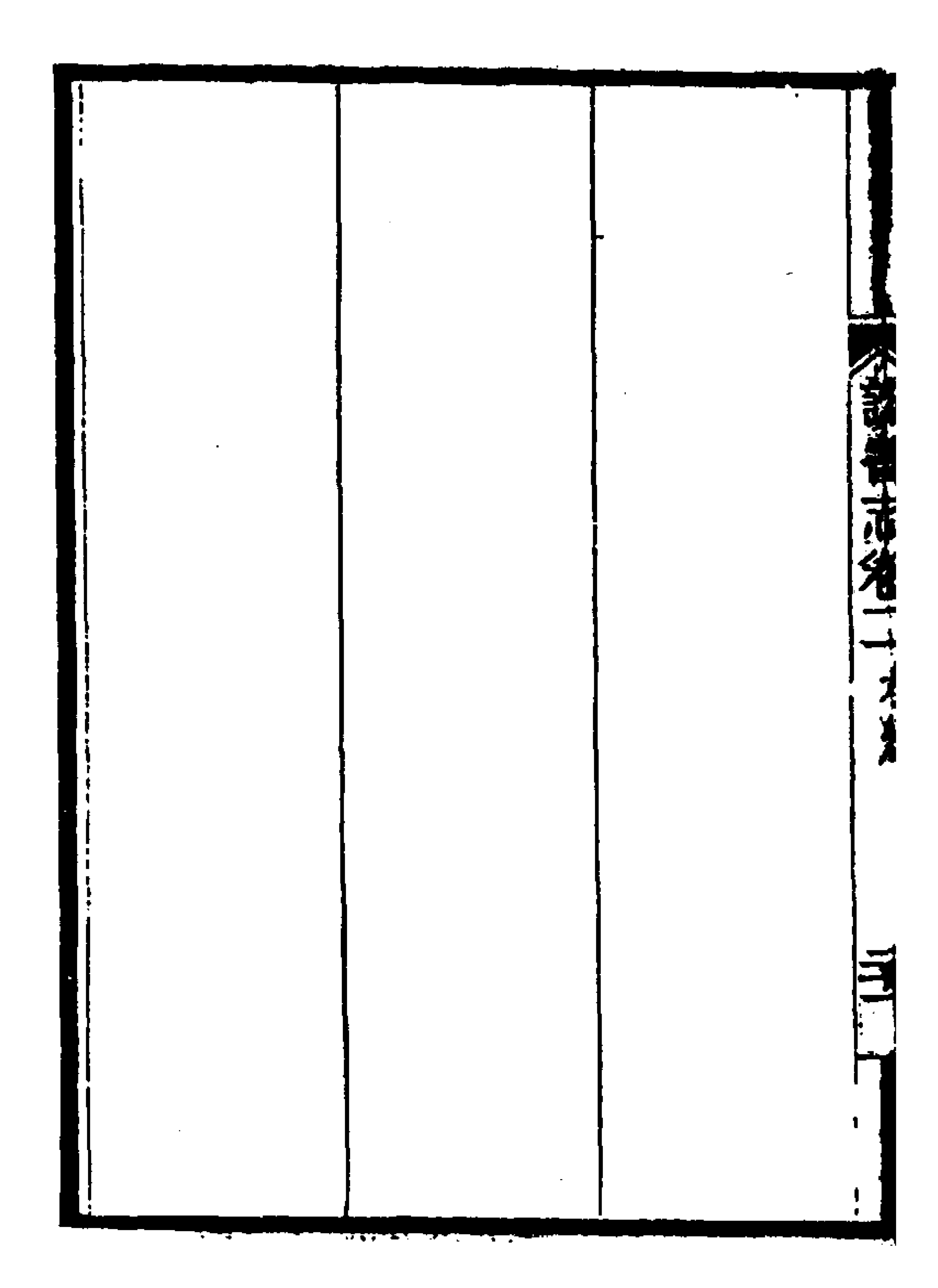
按源弘賢跋稱應感章長幼順故上下治跋與注不合今按此本注云君能順於長幼則下皆

效上無不理也正義云云果與此本應今略校之亦不特此條五刑章此大亂之道也此本注云言人有上三惡皆爲不孝正義云云亦與此本應而與石臺不合竊怪邢氏翦截元疏而不知元疏本爲初注本而作可謂至疏豈邢氏作疏時第見元氏單疏而未見元宗初注本故其序文只知天寶二年之注不言開元二年而疏中與石臺本違異之處遂失之不覺然則此本眞唐人之遺爲北宋人所不見若非有元疏序

可憑誰信有此事哉

又按古注注與疏皆別行無合併之本此本祇錄注文何以有元疏之序並三才章廣至德章有疏中疏下之語然余所得日本易書詩古鈔北宋單注本其楣端往往錄疏中要義以便講習不得謂皆從南宋合併之本錄出也日本古鈔本經書注中每多之也等字阮校謂是彼國人所加森立夫謂是隋唐之遺余遍觀其古鈔本唐本最多虛字至北宋始多刪削而未盡至南

宋適翦截八九遂各本為一律頗與立夫之說相應但此本注脚較石臺每多也字兩本雖有初注重注之分不應違異若此余後見鈔本至多乃知古鈔者因注文雙行難于均齊字數故往往於對行字懸空數字者增添虛字以足之故所增之字總在注末而各鈔不同其在注中者則原本皆如是故各鈔皆同至於經文則毫無增損其有異同故是隋唐之遺阮說森說各據一邊為發其凡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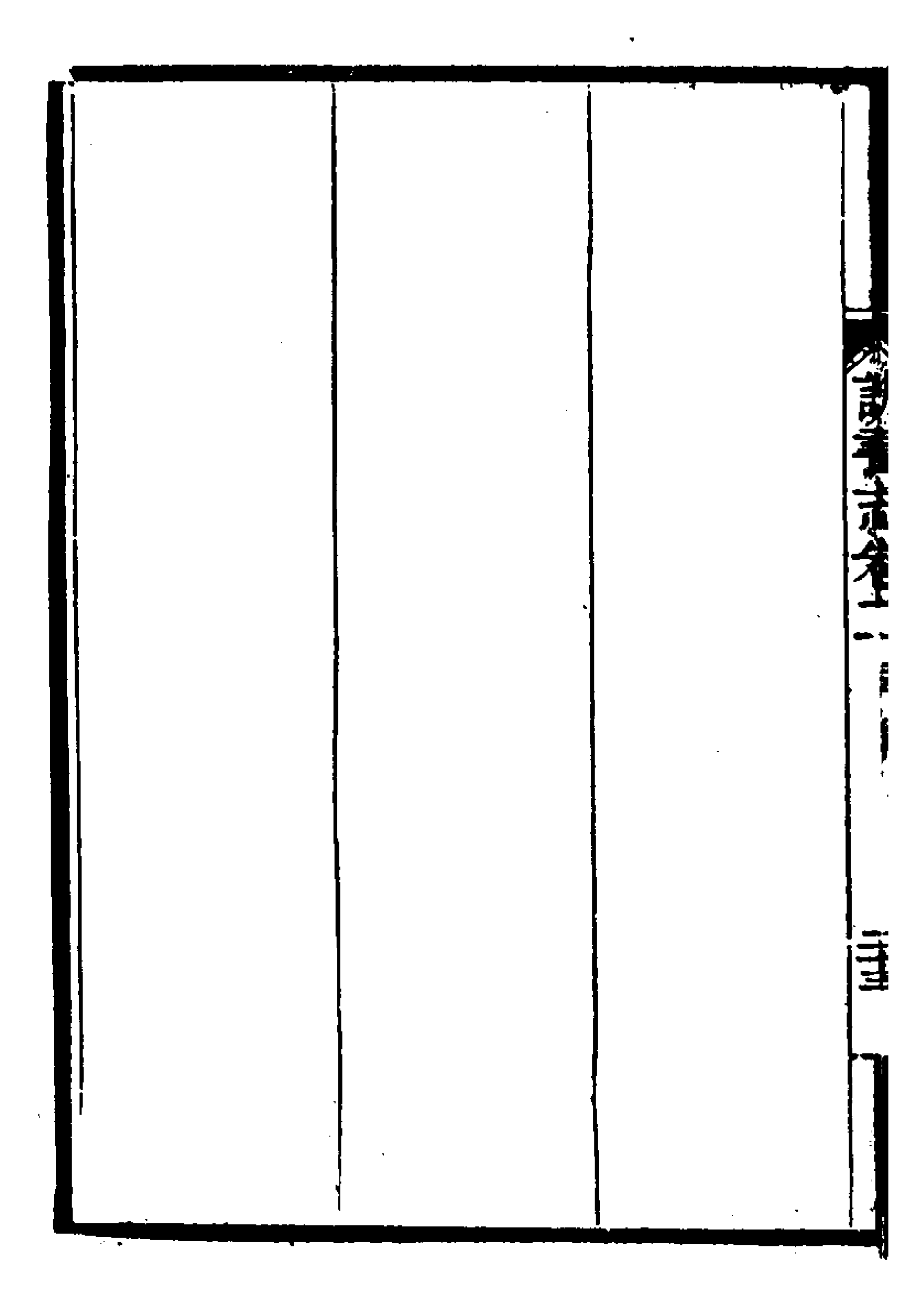
唐元宗天寶重注孝經一卷 翻北宋本

卷首題孝經序次行上空四字題御製序并注序後上空四字題開宗明義章第一卷末間一行題御注孝經一卷又間一行載孝經音略每半板十五行行二十二三字至二十四五字不等左右雙邊書中避敬匡胤恒竟炫通七字按通字係章獻明肅皇太后家諱天聖元年太后臨朝稱制令天下皆避其父諱明道二年太后崩後據通字諱則此本當是天聖間刋本其中與舊石臺本異者開宗明義章前無孝經二字諸侯

章注履薄恐陷誤侊陷卿大夫章注懈憧也憧
作情孝治章注得小大之歡心脫得字助其祭
亨也亨作享鬼神亨之亦作享聖治章注懸衾
篋枕懸作縣五刑章注臣所稟命所作之應感
章注王者父事天者誤孝喪章擗踊哭泣注踴
作踊其他皆與石臺本同遠勝相臺岳本文政
九年狩谷望之以此本影摹重雕板燬亦有跋一
通引其國古制頗足攷見鄭孔御注傳習之由
錄之如左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附直解一卷 鈔本

此本孔傳與前二本略同直解一卷則爲孔序作疏不題撰人名氏訪古志載求古樓藏二通題魏劉炫魏爲隋誤無論矣但劉炫所作爲述議五卷稽疑一卷不名直解且此卷中明引述議子者德之稱一條則非述議審矣又每章題解皆引邢疏與山井鼎所稱合但彼本夾入注中此則別爲一卷則是以今文之疏竄入古文之本山井鼎稱爲後人附入當得其實



類聚名義鈔十冊 舊鈔本

此書無撰人姓名亦無年月其原本不知其爲卷子爲摺本此則狩谷望之舊藏影鈔本每卷面尚是望之題籤其書分部以人字起至酉字止又別爲雜部以附其後其分部若有次第若無次第以佛法僧三字分爲十冊佛字四冊上中各一冊下二冊法上下三冊僧上中下三冊然亦僅標目有此名其本書則但題爲類聚名義鈔其書正俗並收而以倭訓注于其下其每

部之中名義可以相附者卽彙入之有似類書如魚部中有新婦黃頰石首等各目是也然若此者僅十之一二全部仍以偏旁爲主雖稍涉厖雜然古文奇字賴之以考見者正復不少固不得以說文等書律之也

爾雅注三卷 影鈔蜀大字本

首爾雅序無郭璞撰三字字六如錢敬驚弘殷匡胤玄朗恒楨貞徵恒遘愼穀等字（溝遘二字及桓愼二字間有不缺筆者）則爲南宋孝宗時所刊卷末有經凡一萬八百九言注凡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言二行又有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書一行按王明清揮麈錄云後唐平蜀明宗命大學博士李鍔書五經倣其製刋板於國子監中印書之始今則盛行於天下蜀中爲最明清家

藏有鍔書五經印本存後題長興三年也據此則此本爲翻蜀大字本其不題長興二年者蓋翻刻時去之唯鍔作鍔爲異當以此本爲正案釋詁注云倫理事以相約敕阮氏校刊記謂事務以相四字係因疏語竄入其說似精若此果爲蜀本則在邢疏未作之先而注中亦同他本然則此四字本郭氏原文歟又釋畜狗四尺爲獒注各本有尙書孔氏曰云云十五字此本獨無段茂堂云此非郭注後人所附益按單疏本

標起止云注公羊至之熬是邢氏所據郭注無此十五字今以此本證段說若合符節則此詢爲蜀本矣但段氏所以謂此非郭氏注者豈以孔傳僞書郭所不見乎然孔傳于東晉之初已傳于世故釋鳥鳥鼠同穴注明引孔氏尚書傳云共爲雄雌而段氏未之檢及則謂孔傳必郭所不引亦非事情也此本後爲黎公刋入古逸叢書中余別有札記未刋

又按此書據松崎明復云是日本室町氏所刻

原本今尚存東京高階氏余嘗于黒田某所見之果是日本重翻宋體校影鈔殊肥黒田告余云日本今存僅此一本

爾雅注三卷　重刻北宋本

首爾雅序次行題郭璞撰首行題爾雅序卷上次行題郭璞注以下款式同前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至二十三字不等注雙行約三十字其中避諱缺筆略同前本松崎明復定爲北宋仁宗時刊本亦有桓遘二字缺筆則係南宋時補刊其板心有重刊重開記每卷末附釋音比前本字稍小然望而知爲北宋刊本也其中僞舛不少然無臆改之失遠勝元以來刊本此

書原本爲日本大醫某所藏狩谷望之借之精
摹而松崎明復據以重刋又别作校譌以附于
後大抵據大字本及阮氏校刋本刪繁摘要然
時過于疏略如釋詁經文㡩大字本作席而此
不校禕兩本皆作禕而此校云禕大字本作禕
不相應釋詁注先祖于摧大字本于作於樓猶
今言拘樓大字本拘作枸此皆未校其他二本
異同漏略者不可勝數而所校出者亦多誤刻
艮由松崎氏校此時年已七十餘自言衰病相

仍多假手于門人故未能精審然影摹雕鏤之工則與宋刻無二云

爾雅注疏十一卷　元槧本

此本雕鏤精雅元槧之極精者分卷與明閩本同蓋閩本原于此也左右雙邊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注疏幷低一格雙行行二十字經下載注不標注字疏標陰文首題爾雅注疏序次行三行邢昺官銜四行以下邢序本書題爾雅注疏卷第一次行題爾雅序行下題郭璞序邢昺郭序後題爾雅兼義一卷上行下題郭璞注按此下應題邢昺疏

按此本與阮氏校刊記所載元槧本一一符合其中誤謬之處甚多如肇祖元胎此本胎竟誤始此其尤顯然失之不校者然阮本多明正德補刊此則爲元時初印本絕無補刊之葉今略校數端邢昺題銜彼本予誤賜而此本不誤又序疏至序末惣序閩監以下脫至字此不脫惣作總此作惣與各本異而阮校不及之又凡物雖殊其號阮校云補刊本脫凡字此不脫又謝嶠阮校云注疏本改濤此仍作嶠是皆補刊之

失非其原本如此則此本之可貴不得因有阮
校而略之矣

爾雅注三卷 明景泰七年刊本

首郭璞序卷首體式頗同宋本但標目冠新刊字每卷末附釋音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注雙行卷末有分書景泰七年八月應天府府尹和陽馬諒校刊跋按金陵陳氏於道光五年重刊此本刪去首行新刊二字又改十一行爲十行嘗校之釋器以蜃者謂之珧注以爲名珧小蚌此誤作玤釋言還復返也注云皆迴返也此脫注四字皆別本不誤此獨誤者然其他皆

與宋本元雪牕本合遺勝注疏本及鄖奎登鐘
仁傑本訪古志又載有明宏治閒刊本余未之
見

說文五音韻譜三十卷 宋刊大字本

首題許氏說文次行題徐鉉校定官銜以下許氏自序許沖上表及徐鉉表而首尾無李燾序跋凡慎字皆不書雙注御名二字蓋孝宗時刊板序後題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卷一據文獻通考所載仁甫後序云燾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說文解字韻譜別類編所次五音先後作五音譜其部序仍用許叔重舊次又云會得請歸眉山兹來遂甯囑餘

杭虞仲房鏤板即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終甲即此本也按宋史仁甫本傳淳熙四年後燾知常德府即所云在武陵初撰此書之年也又云表請閑提舉興國宮秩則所云會得請歸眉山也又云頃之屋塾繼亡上欲以吏事紓燾憂起知遂甯府即所云來遂甯與虞仲房相遇也此本字體端整雕刻精工當即虞仲房所鏤原本不知何時將仁甫序跋脫去自明萬歷戊戌兵部侍郎陳大科重刻是書所見本亦脫仁甫序跋遂誤認此爲徐氏校定許

氏原書而删去五音韻譜之篇題別題許愼自序許沖上書等字段茂堂所譏爲庸妄人者又改許序形聲爲諧聲岐誤後學此本與段氏所見周錫瓚宋大字本大致相合當同出一本而段氏不言有仁甫序跋當亦脫去余意明代無刻始一終亥之本者（今著錄家所傳舊本皆宋本也）書估或得此舊板抽出仁甫序跋以充大徐原本明人罕治小學故遂通行而陳大科又成其錯遂以誣罔天下（陳大科所附說文異同亦引李巽巖序而不悟此書卽巽巖所作眞異事也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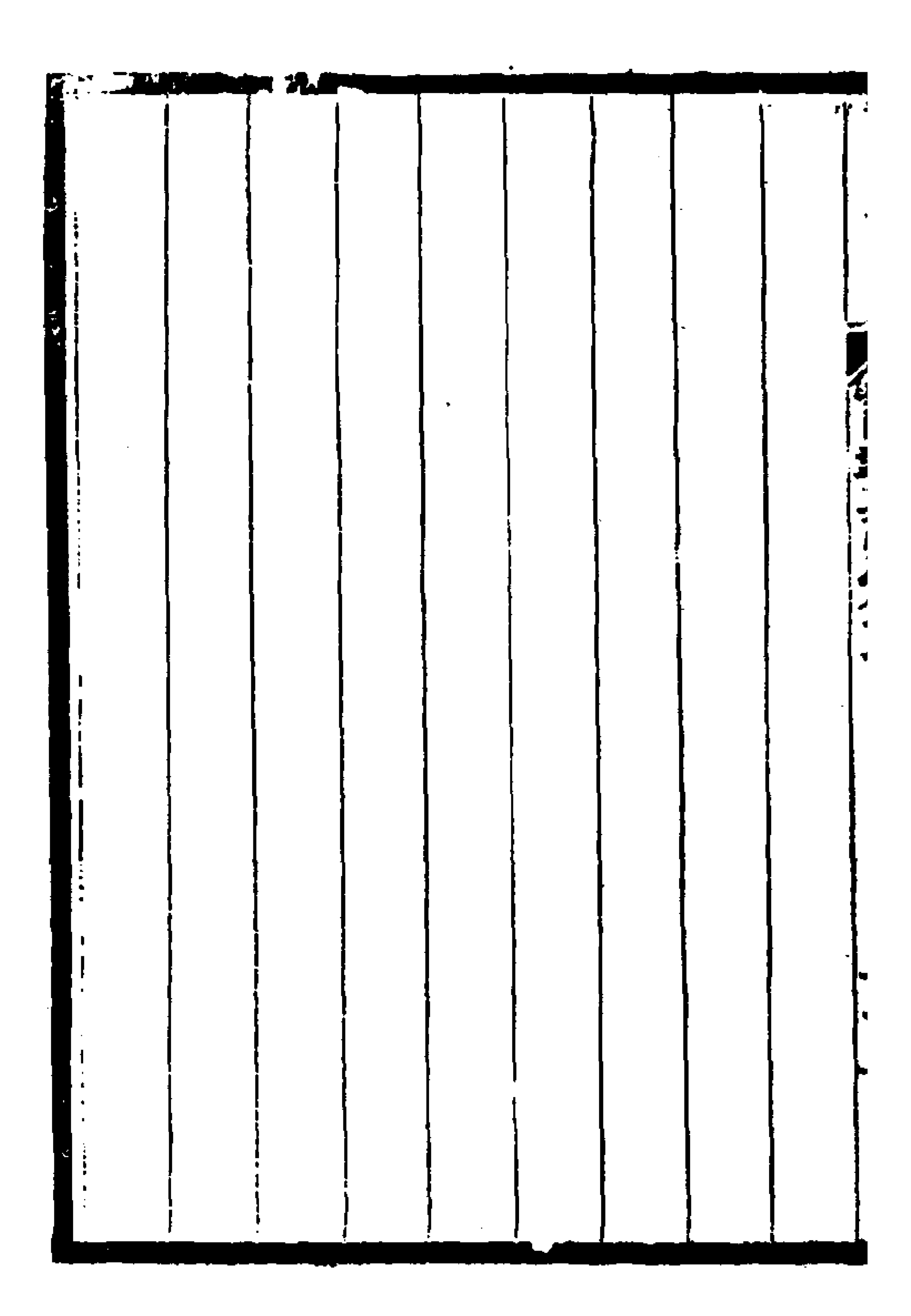
奇者文獻通考載仁甫序跋即續于說文繫傳之後而失標五音韻譜之題或疑許氏徐氏等序表以爲明人羼入則寃矣昔人謂鉉書行而鍇書微五音韻譜行而鉉書微今鉉鍇書行而五音韻譜又微李氏書體例固駁而所錄說文必雍熙舊本其足與今始一終亥之本相證驗不猶愈於小徐之韻譜乎世有好古之士以此本重刊幷錄仁甫序跋以正明本之誤亦治說文者所不疵也

漢隸字源殘本 有圖

狩谷氏求古樓舊藏訪古志所稱元槧未見者卽此本也每半葉六行行六字以大字計數四周雙邊板心魚尾下標漢隸字源今存去聲五寘自義字起前半葉缺至卌九宥臭字止凡八十六葉有半其書以婁氏字源爲主每字先以陰識楷書標目其下隸字次第亦與婁氏同而筆畫小異凡婁氏已收之碑而有所遺者則題云某碑今補原書有誤者則題云今正原書未收之碑及

未收之字則題云續增並沿婁氏之例以數目字記之惜其首卷碑目不存無從考其爲何碑也按蘇平仲集及宋潛溪集均有宋季子重校漢隷字源六卷序似此書即季氏所編然潛溪稱其於字原之外增多僅一千八百十七字而此書所增約略計之幾及原書之半然則亦非宋氏書也覘其板式當在明初惟漢碑之出土者元明二代箸錄寥寥不應此人得見如此之多或所採沿及南北朝或足以印章之近隷書

者觀其所補之字以隸釋及今所存漢碑照之皆合則知其所增之字必非鄉壁虛造擬其博綜歐趙以還罕堪指數惜軼共首尾使作者姓名黯如眞可謂之不幸要其所增之字雖無碑名望而知其可爲典要學者猶有資焉記之以告海內之講金石者



金薤琳琅二十卷 鈔本

每卷有王鴻緒印知是橫雲山人舊藏不知何時流入彼國又有備前河本氏藏書記此亦日本有名之收藏家也按都氏此書原刻今罕見德州盧氏刊本所據亦鈔本以此本校之大有有異同然以見存之碑校之則二本皆有脫誤則其碑之不存者未敢定其誰是也是書首題金薤琳琅卷第一次行題太僕少卿吳郡都穆三四行題子目周壇山石刻周石鼓文五行低

一字題周壇山石刻款式仿宋本蓋都氏富藏
古籍故所自箸書猶仍古式也

玉篇殘本四卷 刻入古逸叢書

玉篇卷子本四卷其第十八之後分從柏木所藏原本用西洋影照法刻之毫髮不爽餘俱以傳寫本入木刻成後日本印刷局長得能良介從西京高山寺借得糸部前半卷以影照法刻之乃又據以重鐫而糸部始爲完璧四卷中唯柏木本最爲奇古餘三卷大抵不相先後然皆千年以上物也是書所載義訓皆博引經傳其自下己意者則加野王按三字按顧氏玉篇經

蕭愷等删改行世見梁書蕭子顯傳至唐上元間有孫强增加之本又有玉篇鈔十三卷見日本國見在書目是則增損顧氏之書在唐代已有數家釋慧力像文玉篇趙利正玉篇解疑當別自爲書與顧氏原本不相亂然就此四卷核之則爲顧氏原本無疑今孫强等增損之本已無傳僅存宋陳彭年大廣益本余舊疑廣益本雖亦三十卷僅分爲上中下三冊若顧氏原本更簡何能分爲三十卷豈知其所云廣益者特於正文大有增益而注文則全删所引經典並有删

其大字正文者據廣益本於祥符牒後載舊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九言新舊總二十萬九千七百七十言又雙注云注四十萬七千五百有三十字㐲以廣益本合大字注文并計之實只二十萬有奇絕無注文四十萬之事今見此本始悟其所云注四十萬者爲顧氏原本之數故盈三十卷舊一十五萬者孫强等刪除注文增加大字並自撰注文之數也新五萬有奇者陳彭年等增加太

字並自撰注文之數也或者不察乃以顧氏原本注文爲簡孫強陳彭年注文爲繁傎之甚矣按野王所收之字大抵本於說文其有出於說文之外者多引三蒼等書於字異義同且兩部或數部並收知其綱羅蒼雅在當時已爲賅備廣益本遞有增益而不爲之分別使後人無從考驗得失殊失詳愼又原本次第多與說文同說文所無之字續之於後廣益本則多所淩亂閒有以增入之字夾厠其中近人乃欲以玉篇

之次第校說文之次第不亦謬乎今顧氏原本雖不得見其全而日本釋空海所撰萬象名義三十卷當唐開成會昌閒其分部隸字以此殘本校之一一脗合則知其全書皆據顧氏原本絕無增損淺亂又日本僧昌住新撰字鏡十二卷日本昌泰閒所撰當唐昭宗光化中其分部次第雖不同而所載義訓較備合之釋慧琳一切經音義百卷唐元和十二年撰此爲中土佚書源順和名類聚鈔二十卷日本天延閒所撰當宋開寶閒具平弘決外典鈔四卷日本正歷二年具平親王所撰當宋淳化二年釋信瑞淨土

三部經音義（日本嘉禎二年撰當宋端平二年）皆引有野王按語若彙集之以爲疏證使顧氏原書與孫陳廣益本劃然不相亂亦千載快事也今第就顧氏所引經典校其異同爲之札記焉（別詳）光緒十年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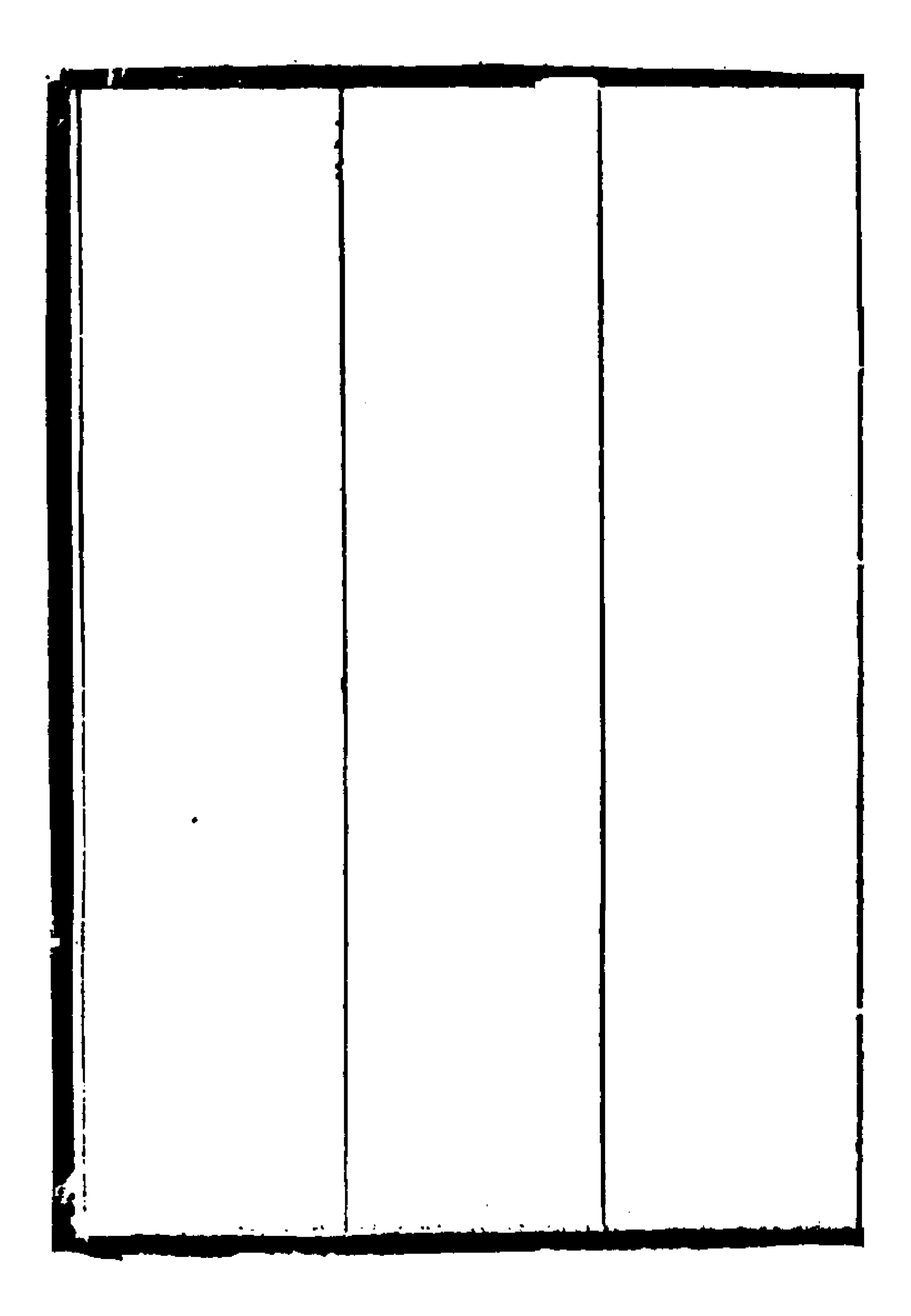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北宋槧本

款式全與澤存堂本同首亦無大中祥符牒而
野王序前亦有新舊字數此書并宋槧玉篇初
爲森立之所藏余欲購之則以高木壽頴有前
約爲辭厥後高木遂以此二書納之博物館故
余所藏僅有宋本廣韻而無宋本玉篇焉按提
要據曹楝亭所刊本前有大中祥符牒余所見元刊本皆有而張氏刊本無之遂謂是張氏所删而此牒
詭稱爲上元本并謂竹垞一序以未見其書而

漫題之今按竹垞序明云借毛氏宋槧元本以屬張氏又明云張氏書刊成求序是則宋槧張刻皆竹垞所目見今以此本照之一一脗合是則刪除牒文亦係宋人謂竹垞誤以大中祥符本爲上元本可也謂爲張氏刪牒作僞不可也至張氏校刊以廣韻例之亦必多所校改惜此書已爲官物不得借出然原書俱在後之好事者可就其館見之以證余言之不誣而張氏詭託之冤可白至曹氏所刊本有祥符牒或據元

明本增或所見宋本本有此牒今亦不敢臆斷

焉蓋大中祥符原刊須行本必有此牒其刪除牒文者爲重刊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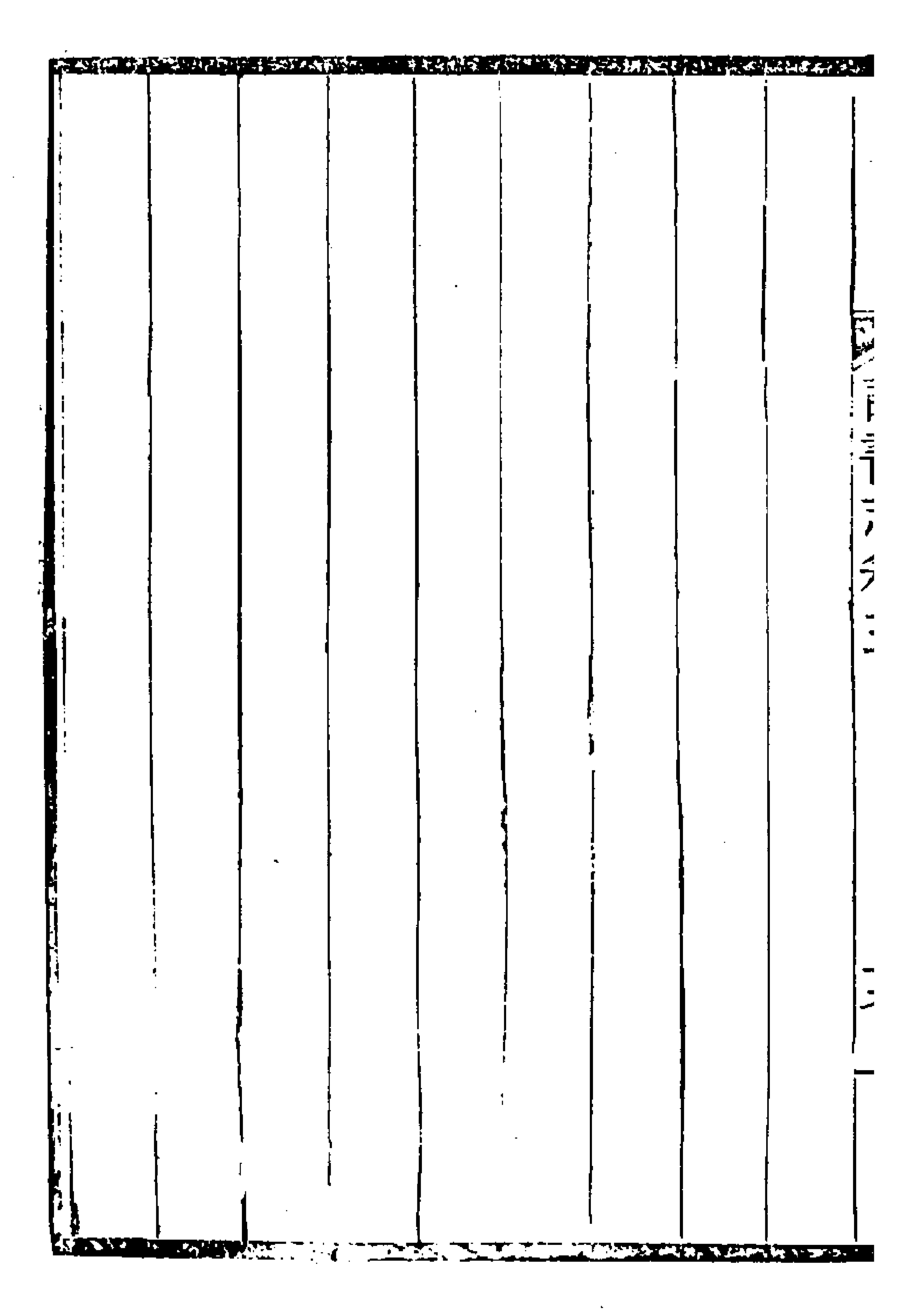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元刊本

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大字十九字左右雙邊首有大中祥符六年牒文次野王序次進玉篇啟目錄後有至正丙申孟夏翠巖精舍新刊木記又後有新編正誤足註玉篇廣韻指南盡據釋神珙反紐圖而增益僧守溫等之字母爲之第一卷後又有木記與前同此本以張士俊所刻宋本校之此多大中祥符一牒而每部文字次第不與張本同殆坊賈欲均其注文字數以便

排寫唯圖易於檢尋不知依類相從之義考玉篇原本次第皆本說文以古逸叢書殘卷照之可證張刻宋本已有移易然不甚懸絕此則任意排置全無義例但所據原本當是祥符官刊故仍存祥符一牒張刊本無牒文故朱竹垞認爲上元孫强之本然大廣益會之題未改則亦從祥符本出也二本同源異流當有互相訂正處此本卷首有狩谷望之印又有掖齊印卽望之之字也望之博極羣書其求古樓所藏祕本爲日本之冠

珍惜此冊洵可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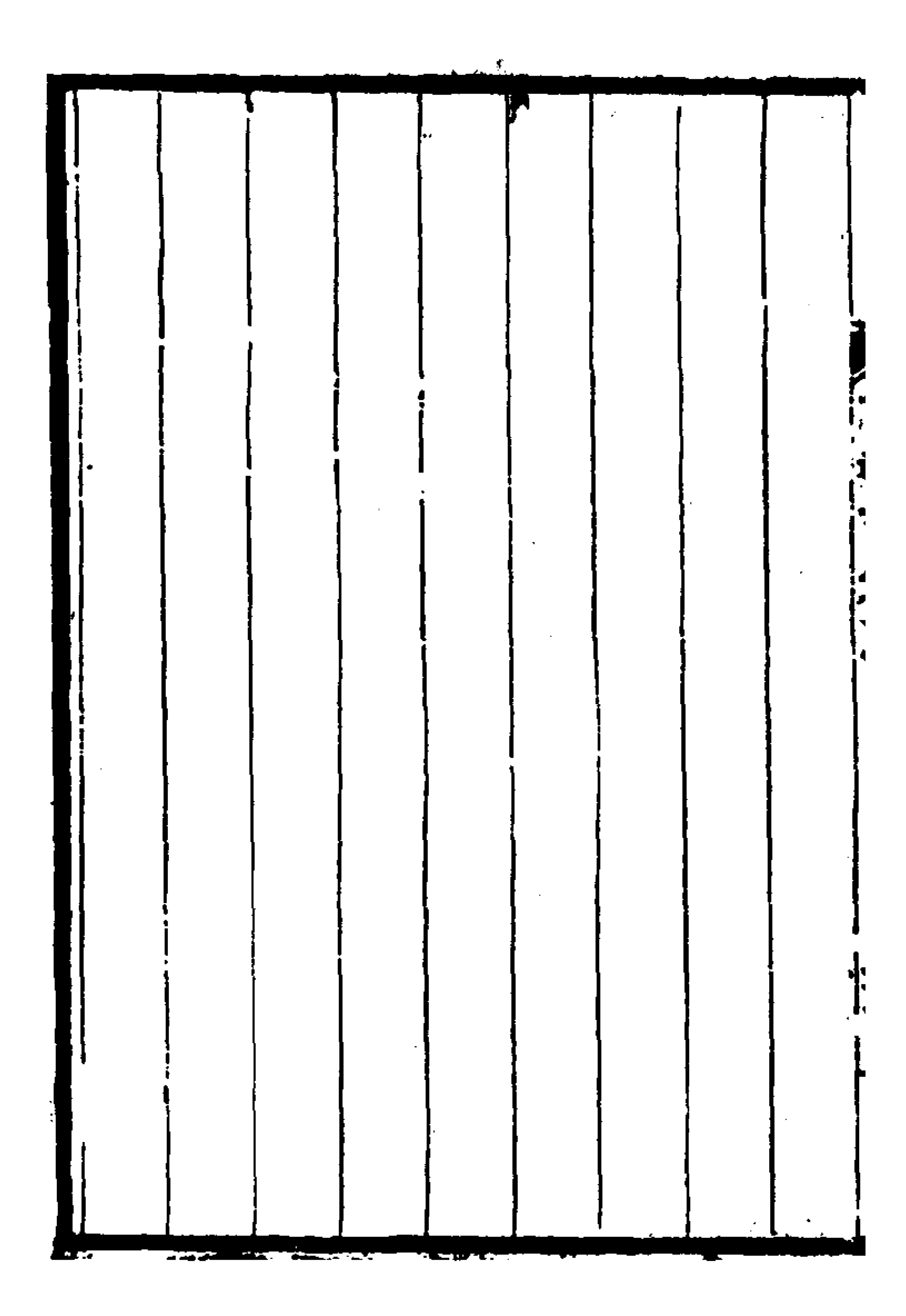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元刊本

每半葉十二行四週雙邊篇幅較至正本尤廓每刊板年月蓋亦元槧此書與張刊宋本異同之處已見於至正本鄭氏本兩跋茲復即每部字數合校之如須部張刊本六字此本少一䪼字（與天祿琳瑯所說合）土部張本四百五十五字此題四百五十六字因就此部字字互對乃知複一垺字而說解不同又張本有埒垠墟屋四字而此本無之（至正本鄭本同）此本有墼墄墤塚四字（至正本鄭本同）

而張本無之然則他本之出入何可勝紀他日
當合此數部與張本一一對勘姑爲發其端於
此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元刊本

此本缺牒文序啟反指南一卷本書卅卷皆全其篇幅贏於至正鄭氏兩本蓋亦元刻每半葉十二行四週雙邊每卷有赤龍館印按岸本氏藏本與此體式相同此似更在前或彼郎從此本翻雕以其缺首一冊故抑置第四其中文字異同已詳前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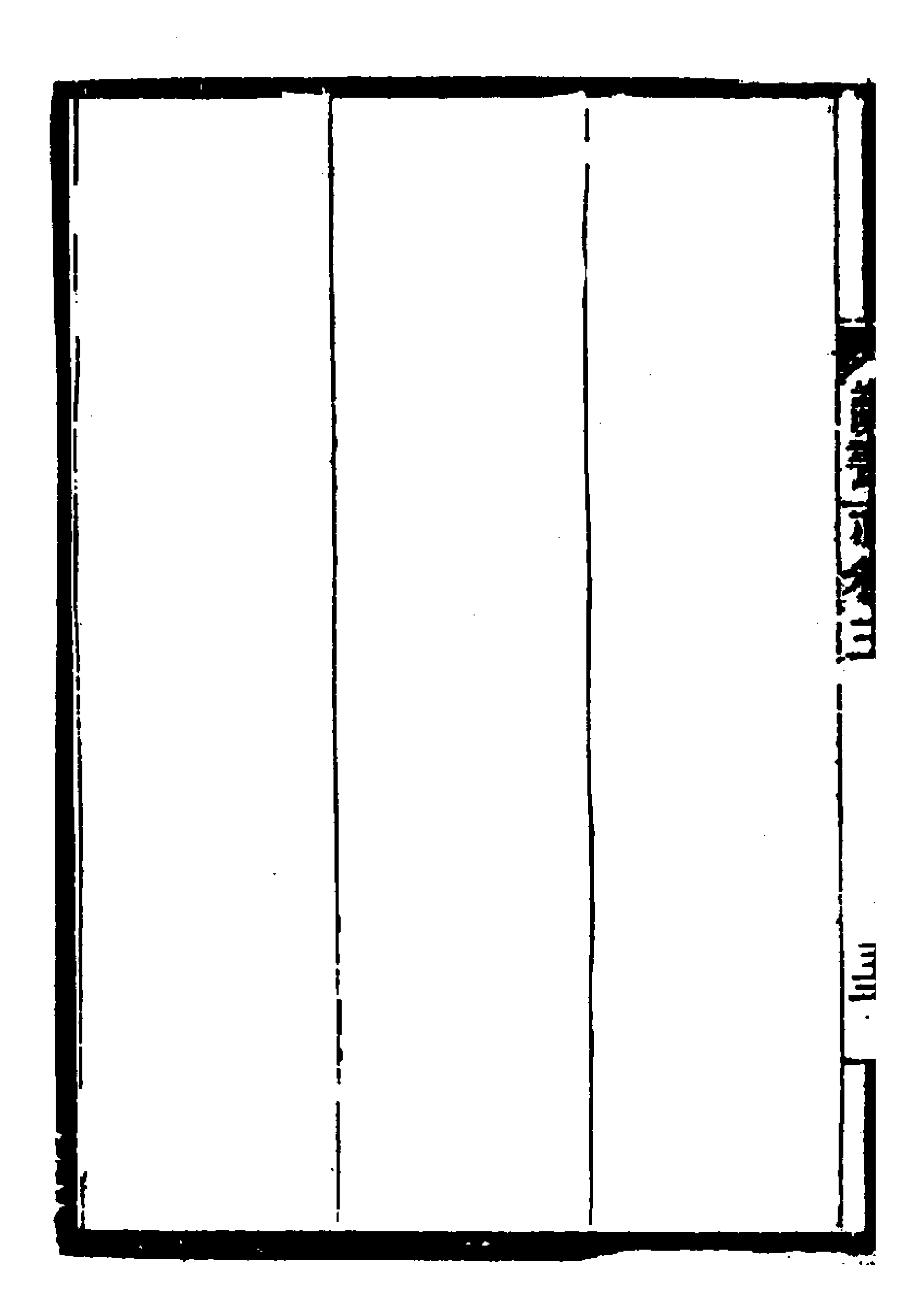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元刊本

此本板式校至順本稍贏行款亦同唯標題彼作大字跨兩行此則只占一行目錄後有鼎形木記中有篆書宗文二字下有建安鄭氏鼎新綉梓方木記相其字體蓋亦元代刊本其中與張刻本參差之迹已略見至順本跋中今復比校之如目錄宋本三十卷分爲上中下三冊每十卷爲一冊每冊有十卷之總目每卷又有總目非也蓋野王玉篇三十卷孫強本亦三十卷

每卷爲一軸故應每卷有總目斷無分上中下三冊之理祥符官刊雖有增刪改卷子爲摺疊本亦必仍其舊不然旣經重修若嫌每卷葉數過少何必不爲之合併而仍三十卷也北宋官刊如太平御覽之類亦每卷不及三十葉此蓋猶沿卷子本之舊以卷子本不能過長也至南宋則始爲之合併而每卷相連屬不隔流水矣此本目錄通在第一卷之首固非祥符舊式然三十卷不分上中下每卷各自爲首尾不相接續則又此本之勝也又目錄張刻部首大字居

中部數旁注于下此本部數陰識部首陽識疑
此本爲古此本每卷有新宮城書藏印日本儲
籍家之有名者
或謂所貴於舊本者文字之異同耳沾沾於目
錄卷數之分合似無關出入余謂古書分合以
唐宋爲一大關鍵蓋由卷子改摺本之故今存
北宋本尚多舊式至南宋則面目全非此唐宋
志所以違異而崇文總目又多不同於讀書志
也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明刊本

此本板式校永樂本稍縮而行款相同第一卷標題下有木記云劉氏明德堂京本校正第三十卷末又有木記云劉氏明德書堂新梨栞四庫提要所著有明德堂刊本廣韻余舊亦藏之蓋篇韻合刊本相其字體當在明成化弘治間或以爲元槧本誤也

此本黃部獨多一黌字蓋又竄入者

廣韻五卷北宋刊本刻入古逸叢書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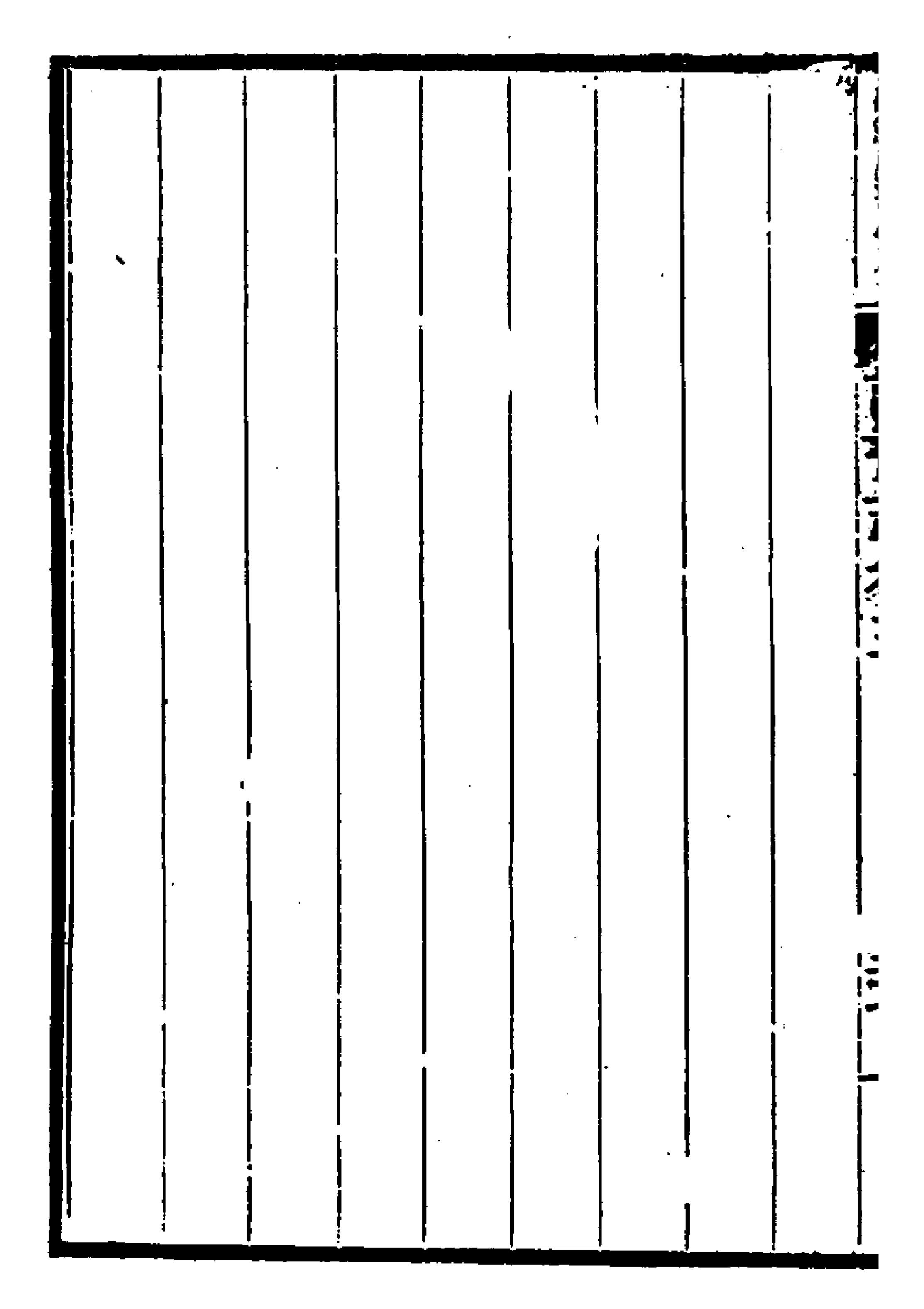
此即張氏澤存堂刊本所從出也原爲日本寺田望南所藏後歸町田久成余多方購之未得會黎公使欲重刻之堅不肯出而町田久成喜鐫刻見余所藏漢印譜數種亦垂涎不已因議交易之以西法影照而上木原本謬訛不少張氏校改撲塵之功誠不可没然亦有本不誤而以爲誤者有顯然訛誤而未校出者有宜存而徑改者如官字下原本幷作共倘是形近之誤

張氏據謬說改爲开錢竹汀未見原本遂謂誤幷爲开始於廣韻而不知原本不如是也余初議刻此書盡從原本卽明知其誤亦不改以明張氏校刻之功過而黎公使必欲從張氏校改故古逸叢書皆守敬一手審定唯此書及老子是黎公使據余校本自爲札記然往往有當存疑而徑改者如開卷景德四年牒原本準作准勅作勑二字雖俗體然當時公牘文字本來如此今皆校改之亦似是而非也又有失於

校改者如一東蒙字下注二十六實二十七又如鶇字下注鶇鵍鳥名美形出廣雅泰定至順刊本廣韻皆作又美形也狘字注細布泰定至順刊本均作猛也此皆當從元本者又如去聲豔第五十五注㮇釅同用釅第五十七陷第五十鑑梵同用鑑第五十九原本如是顧澗濱因其與曹楝亭刻本不同謂是張氏據禮部韻略此則張氏之受誣也余別見北宋本玉篇體式與澤存堂本亦同曹刻玉篇有大中祥符牒亦謂爲張氏所刱幷誣附記于此又第五卷後四聲清

濁法生字下張本留墨丁此本生作朱日之余反朱赤也朝字下一格張本留墨丁此本作紬直流反紬布也此必張氏所據原本此二處有霉爛處非又有別一本也日本收藏家於古字書最多余盡數購求之不遺餘力自宋本外凡得元刻本玉篇廣韻各四五通明初刻本各三四通各不同板而明中涓大字本不數焉其中異同差池不可枚舉元明本亦有足訂宋本者意欲歸後合諸本校之重刊此二書詳爲札記

而力薄願奢終不克副昔顧澗薲憾張本校刊不審深惜傳是樓原宋本不傳不能盡刋潘氏轉寫張氏之誤孰知今日宋本之外更有互證之本如是其多也



廣韻五卷 宋刊本

首題陳州司法孫愐唐韻序與元至順本同序後當有木記爲後人割去每半葉十二行兩邊雙線缺宋諱處與各本同每卷首有若秋藏書印此本字體絕似南宋蓋不如北宋之方整而又非元本之圓潤雖無年月可考固一望而知之也至此本與重修本之分合詳見余至順至正兩本及勤德堂本三跋茲不贅錄

廣韻五卷元刊本

首載陳州司法孫愐唐韻序序後有至順庚午敏德堂刊篆書木記木記後又有辛未菊節後十日印校刊此書首尾年餘宜其刻印俱精此本校張士俊澤存堂所刊重脩本注文殊簡而與顧亭林刊本略同朱竹垞謂明代內府刊板中涓欲均其字數取而删之　提要謂永樂大典引此本皆曰陸法言廣韻引重修本皆曰宋重修廣韻世尙有麻沙小字一本與明內府板

同題曰乙未歲明德堂刊當爲元刻非明中涓所删然其本但題曰乙未歲究不能確指爲元刊余藏有玉篇亦劉氏明德堂刊本似已在明初此本明著至順則刊于元代無疑又　提要稱二十一殷不作二十一欣殷獨用不作與文通皆與此本合又稱匡字紐下十三字皆闕一筆避太祖諱其他則不避此本亦與所說合但朗字雖不避而一東融字注朗作朗又蕩字下徒朗切亦缺筆作朗是其他不避者重刻時補之也據此其根源于宋

本無疑又　提要稱東字下舜七友謌作舜之後此本作七友不誤足知明德堂本又不如此本之善也今略校之其足以訂重修本之誤者如東韻中㤻字重修本注古文見道經此本見作出二義雖通以下仝字注例之則作出是也同字注亦州此本州下有名字狨字注細布絨字注上同此本狨字注猛也絨字注細布蒙字紐下注二十六此本作二十七按蒙紐實二十七字聰字注聞也此本作聞皆當以此本爲是

而狘絨二字則一望而知爲重修之謬其他雖亦有此本獨誤者皆是未校之故可以參證得之至永樂大典稱此本爲陸法言廣韻殊非典據按法言之書自名切韻其書久亡崇文總目有陸慈切韻五卷當即法言之書唯郡齋讀書志稱廣韻五卷陸法言撰其後唐孫愐增加字是公武以孫愐之書本之法言故以標題然屢經增改非事實矣況封氏聞見記載法言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今此本有二萬五千

九百二字則爲增加本無疑又李涪刊誤云尙書嘉謨嘉猷法言曰嘉乎嘉猷詩曰載沈載浮法言曰浮伏乎反今此本謀猷二字皆在尤韻與李涪說不相應則非法言書更無疑義要之法言之切韻孫愐之唐韻重修本之廣韻三書同源異流此本每卷既題廣韻則非孫愐之舊無論法言然少於重修本□□字則非從重修本出疑重修本既行於世而孫愐本仍存書坊刻孫本因冠以廣韻之目其中參差各不相照

書此以俟知者

廣韻五卷 元刊本

首題陳州司馬孫愐唐韻序序後有木記題至正丙午菊節南山書院刊行行款與至順本同而篇幅則廓又四週雙邊知非從至順本翻刻按各本皆題爲司法此題爲司馬當是淺人所改此書前人未得刊刻年月故多疑實余已略疏其分合於至順本今又得此本注文亦簡略尤足證非明中涓所刪或疑此卽陸法言之原本謂切韻亦兼唐韻之名引唐志宋志皆載陸

法言唐韻五卷為證余檢新舊唐志皆不載法言唐韻唯舊唐志有陸慈切韻五卷法言蓋以字行和名類聚鈔作陸詞切韻慧琳一切經音義亦云陸詞然題為切韻並無唐韻之目唯宋志有法言廣韻宋志多謬不足據此蓋沿郡齋讀書志之稱而又失其意者宋人多以切韻廣韻唐韻三書為一困學紀聞已辨之或又謂孫愐以後陳彭年以前修廣韻者尚有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三家此本當為三家之遺今按重修本牒文有郭知元關亮

薛峋王仁煦祝何邱諸人增加字亦不止嚴裴陳三家考日本現在書目自武玄之以下皆稱切韻和名類聚鈔慧琳音義希麟音義白氏六帖佩觿等書引孫愐郭知玄王仁煦祝尚邱裴務齊麻果蔣魴諸人之書亦幷稱切韻無稱廣韻者況祥符牒文云仍特換於新名庶永昭於成績宜改爲大宋重修廣韻可知廣韻之稱實始祥符陳彭年以前固不得冒此名也且果爲嚴寶文等之遺何以獨載孫愐一序余跋至順本亦疑此爲孫愐之書特爲書賈改題今細繹之亦非也愐自

序稱按三蒼以下之書數十種並列注中今此本注皆不引各書名尤有切證者邱光庭兼明書云孫愐唐韻引風俗通云邱氏魯左邱明之後也此本邱下但注地名二字則非孫愐之書無疑又按魏鶴山稱吳彩鸞唐韻寫本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則此本非唐韻又一證也鶴山之說未足據困學紀聞已辨之按雲煙過眼錄及研北雜志皆云彩鸞所書爲二十三先二十四僊此卷國初尚存故閻潛邱稱親見彩鸞所書唐韻次第較鶴山亦不合然謂此本是據重修本所刪削乎則

又非也重修本二十文下注欣同用十八吻下注隱用同此本二十一殷不作欣不避宋諱與二十文皆獨用十八吻目錄注隱同用而卷內仍注獨用不使連屬按合欣於文合隱於吻始于景祐中之修禮部韻略非特唐人無此顧亭林朱竹垞皆力言其非卽重修本亦不應有此幸此本尚有參差之迹可尋不盡爲景祐之合併所汨沒唯其注文之餘略前既非孫愐後亦不同陳彭年武玄之以下之書既不存無從考驗其根源或以餘略

爲古或以詳贍爲眞皆未可爲定論也

廣韻五卷元槧本

孫愐序後有木記云余氏勤德書堂鼎新刊行不著年月相其字體紙質亦是元刊元印此書余既得至順至正兩本已著其參差之迹然究不能定爲何時何人之作反覆研尋乃知張刊宋本非陳彭年之舊此本係從重修原本出非從張本節删故有勝於張本之處而其依用禮部韻略則此本與張刊本皆然按張淏雲谷雜記謂丁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其韻窄者凡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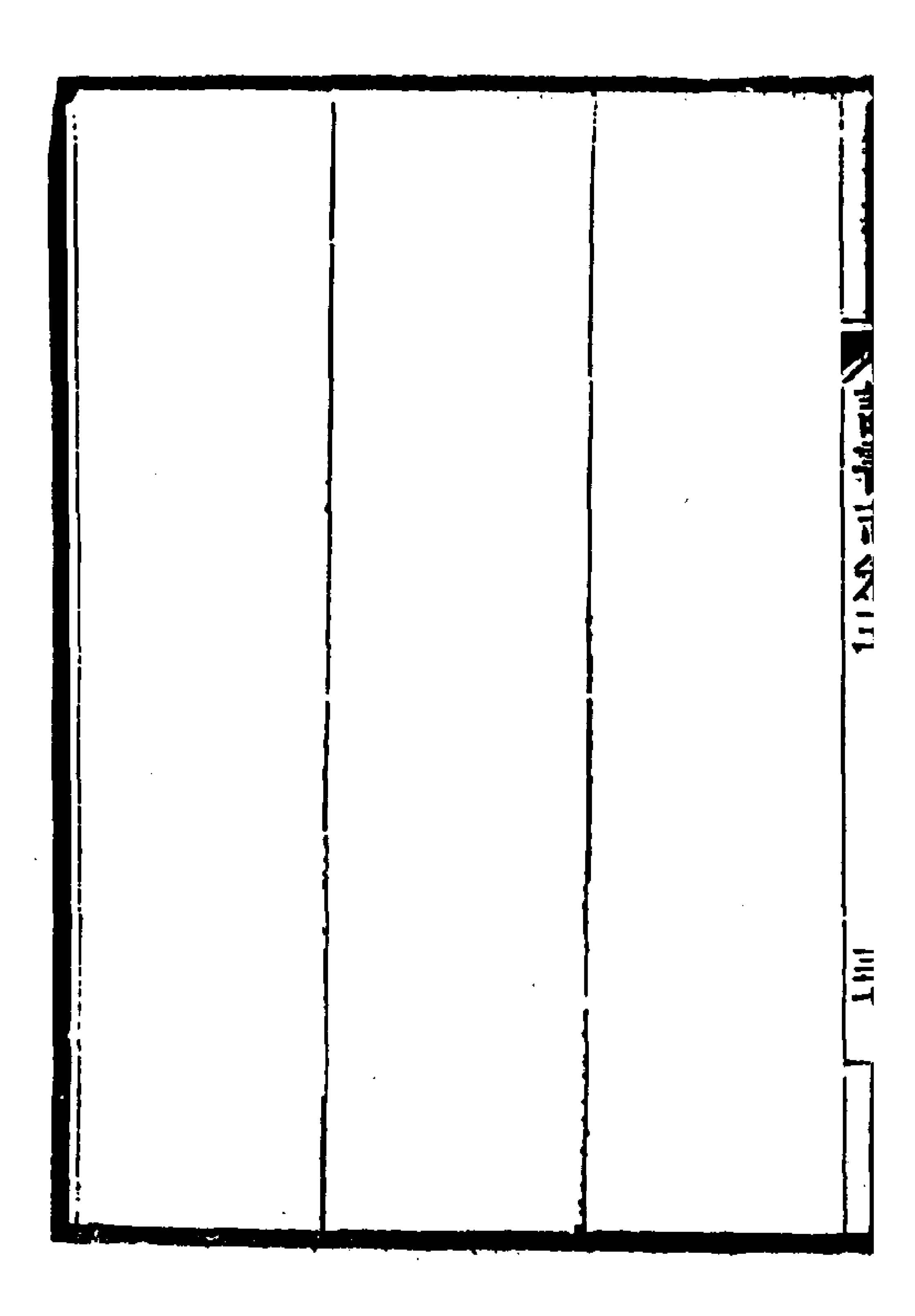
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此蓋今所行禮部韻略也
東齋記事所說亦同今以集韻禮部韻略校廣
韻則知併殷於文併嚴於鹽添併凡於咸銜上
聲併隱於吻去聲併廢於隊代併焮於問入聲
併迄於物併業於葉帖併乏於洽狎凡得九處
餘悉相同及考之上聲末合儼於琰忝合范於
豏檻去聲末合釅於豔㮇合梵於陷鑑與平入
之部分不相應乃知此四處亦韻略集韻所合
併合之前九處恰符十三之數並非廣韻原注

如此乃校刻廣韻者因韻略集韻而改移之當因此四韻尤窄之故細校此本闕宋孝光寍三帝諱愼惇字皆缺筆張氏重修本亦缺欽宗諱桓其根源不出南北宋之間皆非祥符官刊原本張氏本注文詳贍與兼明書史略困學紀聞姚寬戰國策後序所引多合其爲孫愐以下諸家增加之本無疑此本簡略過甚其中實有刪削不成語者其爲從祥符本節省無疑然如狨絨二字之互異則顯爲張刊本之誤則不唯部分有改易

卽注文亦未盡陳彭年之舊吁二百六部之群符本倘費尋究何論陸法言與孫愐古書罕存存者又不得其眞源流變遷非深識不能見其癥結此余所以有經籍沿革考之作也

廣韻五卷 明刊本

標題亦改司法爲司馬與元至正本同序後木記云弘治辛酉劉氏文明書堂新刊四週雙邊匡廓亦與至正本不殊但字體略大其中正俗文字不一然其避宋諱處宋元本同知其亦翻舊本非重書上木也首冊書眉有日本人以他本校字往往此本爲是此余所得舊本廣韻之第六冊舊係日本寺田弘所臧有讀杜草堂印記



廣韻五卷 明刊本

標題改司法爲司馬與元至正本同序後木記云永樂甲辰艮月廣成書堂新栞行款匡廓亦同至正本而字體稍寬博文字亦有與同避宋諱處則皆與宋元本同則亦據舊本重翻者也每卷有釋意芳印第一册有多紀氏印按多紀亦稱丹波元堅字茝庭三世爲醫博通典籍收藏極富此本每卷籤題分書孫愐廣韻當是多紀氏之筆蓋彼國人亦疑此爲孫書也